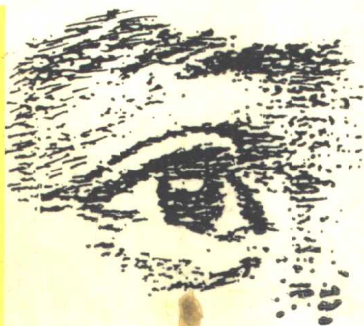


十个离婚的女人

凌 雅 编

重 庆 出 版 社



十个离婚的女人

凌 雅 编

重 庆 出 版 社

一九八八年·重庆

责任编辑：刘世龙

封面设计：士 由

版面设计：刘黎东

凌 雅 编

十个离婚的女人

重 庆 出 版 社 出 版（重庆长江二路205号）

新华书店重庆发行所发行 重庆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787×960 1/32 印张9.125 插页2 字数143千

1988年1月第一版 1988年1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

印数：1—34,300

ISBN 7-5366-0519-6

I·107

定价：2.10元

离婚问题的探索

(代序)

雷 洁 琼

离婚问题是社会问题。离婚问题实质上反映出：在一个社会变迁过程中，人们的传统思想与社会迅速发展所产生的新观念不相适应，人们的思想意识和社会发展不能同步前进。

社会是一个有机的整体，经济、政治、社会生活和意识形态等各个方面相互影响、相互作用。在我国当前全面改革的浪潮中，必然对婚姻家庭的结构和职能以及人与人的关系发生影响。因此，必须把离婚问题置于整个社会的全面改革中去探索，才能认识它的实质，也才能对它作出正确的论断和评价。

人们的传统观念、保守思想与社会发展不相适应，在离婚问题上的主要表现是什么呢？就是封建主义思想与全面改革的巨大冲突。

封建主义思想在当前离婚问题上的表现是男尊女卑、家长制与妇女今天的家庭和社会地位在社会改革中发生变化的矛盾。妇女的观念更新与男尊女卑思想必然导致夫妻关系的不协调，从而

44A524-06

破坏双方的感情纽带。为什么现在离婚问题70%是由女方提出来的？是因为社会上有相当一部分人仍然固守男尊女卑的思想，认为妇女应作为男子的附庸，而改革的浪潮推动着妇女争取夫妻间的平等地位，这就造成了双方的矛盾冲突。家长制直接造成各种形式的包办婚姻和买卖婚姻。男尊女卑和家长制这两种主要的封建主义思想在我国社会，尤其是在农村地区，还有相当大的市场，同全面改革相冲突、相矛盾。我们必须站在全面改革的高度上系统地批判封建主义思想。

对离婚问题，必须深入地调查研究。例如1950年我国婚姻法公布后，离婚率曾大幅度上升，后来又逐渐下降。1981年新婚姻法公布后，也出现了类似的升降过程。这是否有什么规律？又如，青年人离婚率高的原因是什么？为什么提出离婚的70%系青年妇女？有些妇女自己明知是“死亡”的婚姻，双方感情破裂已无可挽回，但仍不肯离婚，原因又是什么？为什么农村的包办婚姻多而离婚率却相对较低？而城市自由恋爱结婚多却离婚率较高？结婚时间的长短与离婚率高低是否有一定的比例关系？据了解，婚后五年内提出离婚的最多，原因何在？职业不同，如知识分子、工人和农民的离婚率是否也有所不同？其

原因何在？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不断进行深入的研究。

一个社会的离婚率高低，是由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。不能单纯以离婚率高低来区分社会制度的先进与落后。离婚率是受社会的经济、政治、文化、道德、民族传统、社会习俗等等因素制约的。在我国封建主义制度下离婚率很低，甚至离婚是不存在的，难道封建主义制度比社会主义制度更先进么？

有些人认为离婚对子女的教育成长有影响，为了子女的幸福，夫妻双方无论感情破裂到何等地步，也不应该离婚。但是，感情破裂的夫妻，子女处在一个不和睦、矛盾冲突的家庭环境中，所受的抚养和教育是否有利呢？是否会影响子女身心的健康成长呢？离婚是婚姻的破裂，对当事人肯定是不愉快的事，对社会的安定是有影响的，是不应该提倡的；可是离婚后双方还可以重新组织各自的新家庭。认为离婚的妇女是贬值的，这正是男尊女卑的封建主义思想在作祟。

目 录

离婚问题的探索（代序）

.....雷洁琼（1）

送你一棵勿忘草

——朱明瑛自述（1）

面对一个女劳模的离婚（37）

奇异的婚变（52）

一个女人给一个女人的信（71）

往事堪回首

——鲍惠荞谈庄则栋（106）

一个东方女性的命运（126）

人生环行道（171）

她现在说：我真傻（223）

荒滩桑小做蚕难

——一桩拖了二十八年的离婚纠纷

.....（238）

高原同路人（272）

送你一棵勿忘草

——朱明璞自述

周玉明 执笔

（就像感应电流似的，我正惦念着朱明璞，不知她哪天赴美留学？就在这时候，电话铃突然响了，正是她！话筒里传来了她那急匆匆的、冲击波似的声音。）

拿到了赴美国留学的签证

我在美国大使馆拿到了赴美国蒙特利尔国际学院留学的签证了。再过十几天，我真的要走了。我去的是美国一所著名的学府，许多国家的外交官都是这所学校培养出来的。这个城市只有5000人，住的很多是名人，那里还住着几位美国著名的音乐家，我可以受到丰富的文化艺术熏陶。我是公派自费去的，不会不回来，也压根儿没想过不回来。好在这个学院三个月一次假期，我在美国学习期间，还可以经常回祖国干些自己想干

而以前干不成的事。啊呀呀！我脑子里想干的事儿实在太多了。

我去美国领事馆签证时，美国领事馆的总领事一见到我，就把我领到总领事办公室。我们用英语交谈了一会儿。总领事瞪着那双蓝眼睛，惊叹道：“你的英语说得这么好！为什么还要去那儿学英语？”我说，“我想把美国的民歌学习好，我的英语一定要不是一般的好，而是要地地道道的好。”这个“大鼻子”总领事只用几分钟就办好了我的签证。他紧握着我的手说：“我祝贺你，你被批准了，祝你旅途愉快。你是把中国音乐和美国音乐进行交流的第一个文化使者。美国人盼望能在美国听到你的独唱音乐会。”他说得越热情，我心里越是酸楚。遗憾的是，我在国内唱了五年多，到今天也没能开成我日思夜想的独唱音乐会。我准备了那么多我精心挑选的、反映我内在思绪、情感的歌，可我等啊，等啊，一直没机会唱出来。嗨！不能再跟你在电话里长谈了，我马上要去参加为非洲难民捐款的义演，非洲闹灾荒了。这是我在国内的最后一次演出。我这人怎么有这么多戏剧性啊，我是从唱非洲歌开始的，又从唱非洲歌结束，我得去了。

喔，我签证完了，从来不喝酒的我，晚上回家一个人喝了许多许多酒……

(朱明瑛急切的声音，突然间被什么涌上来的东西哽住了。不知怎么的，我只觉得手中的电话筒里也冲出一股浓烈的酒气，我也有些醉醺醺的了……)

迷濛中，我回忆起前不久，她跟我两个人进行的一次推心置腹的彻夜长谈，那不仅仅是一个女艺术家跟一个女记者在对话，而是一个成了名又遭到非议的女人，在跟一个她所熟悉的同龄人、值得信赖的朋友和姐妹，在披露胸襟，倾吐衷肠……

那天，是4月20日吧。我专程赶到北京的当晚，就去看望朱明瑛。她那双总是在燃烧着的眼睛，深陷在乌青的眼圈当中，本来瘦削的下巴更尖了，下巴右侧的一颗美人痣显得更黑更大了。她穿着紫红色的毛衣开衫、黑色的紧身裤。纤巧的身子，一举一动都像是在舞蹈。她是属于“激动型”、“多血质”的，一说话就情绪亢奋，呼啦啦地从心底冒出那么多深思熟虑的话。那天我们谈了一个通宵，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。

话题是由我起头的，我问她：“社会上街头巷尾，纷纷扬扬，说你要到日本去留学，又传闻说你要嫁给一个日本人离开中国……”

“一派胡言！”激动型的朱明瑛一下就站了

起来。我把她按在沙发上，说：“与其让人家胡编乱说，还不如你自己站出来说说清楚，澄清事实，你说吧！”

见我这么“仗义”，她用感激、信任的目光注视了我许久、许久，然后下意识地理了理头发，似乎要把自己心底埋藏着的一团团纷乱的思绪理清楚。她的神情那样庄重，那样认真，她用那特有的沙哑、鼻音很重、共鸣很强的声音娓娓道来，这是她临行前的内心的弦音……）

真的，虽说我才37岁，还没到老态龙钟的年纪，但我一直有一种克制不住的冲动，想对自己作个小结、划个句号，把自己在艺术道路上所洒下的心血、汗水和泪水记录下来，写成一本书。我的一切都属于我热爱的事业——我的时间、我的痛苦和幸福，我的欢笑和抽泣……我正视自己的真实感情，正视真实的自己。我愿把我自己的心不失真地袒露在所有关注我的人们面前，我不怕。

但现在我还不能写这本书，还没到时候。等我再多干些自己想干的事，再多长几岁。

“笑话！鬼话！屁话！”

我最讨厌推理，我们国家有些人最会用假设推理了。我现在听那些歪曲、诋毁、嫉妒我的人

胡编的我的种种故事，就像听说别人的故事那样习以为常，无动于衷了。比如，有人在小报上说，我要去日本留学。有些人知道我离婚了，就马上推测说：“朱明瑛要跟一个日本人结婚了，找到块‘跳板’要走了。”这还不算，继而还在这个虚构的谎言基础上，“评论”说：“她不爱国，这么大的中国也留不住她！”笑话！鬼话！屁话！天上、地下，我没有一个日本男朋友等着我去结婚。再说非得嫁给外国人才能出国吗？何况我现在去的不是日本，而是美国。

我是搞亚非拉音乐舞蹈的，过去我依靠自己多年来的积累，自编自导自演“亚非拉”。现在肚里已挖空了，关在家里我再也编造不出亚非拉歌舞了。我从艺25年，只出国演出过一次。人家称我为“中国的阿贝蒂”，可我从来没有去过非洲，我唱的歌全是从录音磁带中学的。每天从早到晚，我摁着录音机，把磁带都听坏了，机器被我使烂了两个，键都摁飞了，送到店里也没法修。难道我永远只能在歌唱上当个“复印机”吗？说我朱明瑛是“中国的阿贝蒂”，我没什么高兴，我还是仅仅像阿贝蒂，不是我朱明瑛，这有什么出息！真正的阿贝蒂前不久从非洲捎信来，她叫我朱明瑛姐姐，说感谢我使她的名字在中国家喻户晓，她说她要是到中国来，第一件事就是来看望

我。可我连她的录像都没见过，只听说阿贝蒂比我小三岁，却有我三个朱明瑛那么胖。——我是“轻量级”的，她是“重量级”的。

我感到自己被榨干了，压力越来越大。人民给我的荣誉远远超过了我的实际本领，我不能光靠闭门造车“唬”我的父老兄弟。我要开阔视野，汲取营养，创造，创造，再创造！我特别爱幻想，我素来相信幻想加努力等于现实，凡是我想干的，我一定要办到。没有幻想就没有成功，就没有未来，就没有一切。

现在的流行唱法、通俗唱法，整个儿在走下坡路。把我们这些唱歌的人的声誉搞坏了。社会上有些所谓音乐会太糟糕了。说是提倡创作自由，实际上是在搞混乱自流，没有开拓出一条属于我们自个儿的路。中国这么个有着悠久文化传统的国家，在声乐上理应走在前头。我提倡搞民间的音乐，但不是主张一味的“挖祖坟”，也反对不加选择地模仿外国的和港台的。我对任何艺术、任何艺术形式，对洋唱法、土唱法、通俗唱法都一视同仁。要满足不同层次的观众的要求嘛。我们的精力不能再耗费在互相排斥、互相谩骂上了。自己人整自己人，这是我们民族的劣根性，相互涂黑对方，对谁有利？现在至关重要的是要携手并进，花大力气研究、探讨，行动起来，真正做

到百花齐放。

说来可怜，我们这些通俗唱法的演员，是在谩骂声中唱红的。谁被骂得最凶，最后谁就最红。流行歌曲刚兴起时，比较集中的是骂我和苏小明，以后冒出个成方圆，就指责成方圆；小程琳出来了，又大报、小报批判她。歌坛上几乎是出一个新人打一个，敌情观念真强。我们这些人是被批判出名的，好不容易才被社会承认了。但是随着你名声飞扬，谣言也在扩散。这已经不是叫人烦恼、苦恼的问题，而是叫人觉得太可怕了。早知道这样，我当初就不唱这个歌，不出这个名了。

不少小报真叫低级庸俗，老是热衷于登载我们的所谓“轶闻”和“秘史”。我的亲属来信说，在东北大街上，报贩们扯着嗓子叫喊着：

“喂！喂！请看《朱明瑛离婚之谜》。”我的亲属不忍心听下去，一气之下，把报纸全部买了下来。善良的亲人啊，真傻！你能买下全部报纸，可你堵得住那一张张刀子似的嘴吗？

（朱明瑛气得直喘粗气，她站起来在屋子里来回走着。我劝她说：“别生气，有人注意你，就有人要破坏你，一个能被人嫉妒的人，恰恰是最有力量的人！”朱明瑛凄然一笑，露出一排白玉米般的牙齿。她沉思了一下，又说：）

在我没有出名之前，我受了很多委屈。出了名以后，又尝到另外一种委屈。各种各样打着各种主意的人也闯进生活中来了，包括那些不地道的男人，利用职权打你的主意、揩你的油的男人。这对一个知名的女人，一心想干事情的女人，这个“难”无法说，我要学会对付，我对付得真累啊！我有时真想报复，可我懂得最能医治创伤的，不是去报复，而是去奋斗。你报复得过来吗？找谁去报复？我要学外语，学唱歌，学和艺术有关的一切东西，我整天踏着时钟的秒针赶路，哪有精力去寻欢作乐。我做事不是为给人看的，我干我认为有价值的事。我之所以能成功，全在于我把精力集中在最有价值的东西上。无论把我捧得多高，我还是90多斤；无论把我骂得怎么一钱不值，我也还是90多斤。

（说完，她挺直了身子，使劲挥动着双手，似乎轻松了许多。我突然发现了朱明瑛身上那种出乎我意料的动人之处。人哪，要做个正直的人是太难太难了。）

为音乐界的现状伤心、忧心、痛心

我倒不是气坏了，而是急坏了，不是光为自

己老是被人评头论足，而是为音乐界的现状伤心、忧心、痛心。流行唱法只能热闹一时，很难持久。这是因为我们一味模仿港台味，没有自己独特的东西。我们确实太闭塞了，再不改革更新，就彻底把自己的路堵死了。我听自己的录音磁带，就受不了，这难道就能代表我们国家的水平？我看自己的录像，一边看一边浑身冒汗，真怕观众腻味，不屑一看。一听到观众拼命鼓掌，我内疚极了。

我一开始唱歌，就专攻各国民间的东西，想闯出一条自己的路子。搞流行歌曲总有时代局限性的，只有搞民族的民间的东西，生命力才最强。现在这些现代歌曲，因为你模仿我，我模仿你，大同小异，路越走越窄。在邓丽君受批判时，我曾自己偷偷练了一组邓丽君的歌，大伙儿听后，说我唱得活脱活像。我是想在模仿中探寻她的精髓所在，把她的味道吸收到我自己的演唱中来，溶化为我自己的，但我绝不愿意像她，我还是要像我自己，并要让每盘磁带都不一样，有所创新，有所突破。我们东方歌舞团又培训了个十三岁的女孩徐明，大伙儿叫她“小朱明瑛”。她学唱歌的老师就是磁带上的朱明瑛。她学我学得像极了，连我的缺点——音不准也学得很像，像我的录音机一样。可我却暗暗为她担心，她不能

只满足像我，她必须像她自己，必须一代胜过一代，青出于蓝而胜于蓝。她拜我为师时，我教她的首先是让她要像自己。

随着文艺政策的开放，现代唱法活跃起来了，我去外地各省市，看到舞台上的歌唱演员都“舞”起来了，有的在台上胡扭乱扭的，看了真恶心。最叫我恶心的是，他们还打着向朱明瑛学习的招牌，说是跟我学来的。可是我在台上的一扭一动、一招一式都要求自己很讲究、很地道的。我坚持舞蹈的基本功训练整整二十多年了。不能去国外学，就从电影里学。有一次我看印度歌舞片《哑女》，从早上看到晚上，不知看了多少场，连座位都没挪过。我妈说我小时候看歌舞片，每次散场时，都要抱着电影院的大柱子，哭着不肯走，吵着要看第二遍。可我妈没有钱来满足我这小小的欲望。在埃及，为了掌握东方舞蹈中的抖胯动作，我甚至在上厕所的时候，向守门的小孩子请教，看了小孩的示范动作以后，等不及回到住处，立即就练起来。我在舞蹈上花的力气是很大的，我的舞蹈连外国人都承认是正宗、地道的。以前批判我的时候，说我跳的扭摆舞是专给小流氓看的，我不服气。去它的！现在台上的胡扭乱扭，全被说成向我学的，我才不承认！

现在的音乐会演出，请外国歌星、港台歌星